

阴谋

——军统枪口下的政权

欧阳文 编著



汪精卫扬言“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要紧抓枪子。”



新疆人民出版社

阴 谋

——
军统枪口下的政权

欧阳文 编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立生

封面设计：小 工

阴 谋

欧阳文编著

出版者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电 话 (0991) 2323172 邮编 830001
发行者 新疆人民出版社

开本 1/32 850 × 1168 (mm)
印张 12.5
字数 30 千字
版次 1997 年 11 月第一版
印次 1998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印刷 7234 工厂印刷

ISBN7-228-04192-5/K · 480 定价：19.80 元

内 容 提 要

暗杀、追击、毒气、刀劈、甚至医生的手术刀也刺入了咽喉。这一幕幕血腥的恐怖是特工在行动。青红帮，日本武士也加入了这个行列。这就是日本特务梅机关，国民党军统，汪伪的特工组织76号在行动……。

在三十年代，南京出现了一个“国民政府”。这个政权是以国民党内的一伙亲日派组成的。它的出现也震动了重庆国民政府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署了通缉令，100多位南京政权政要上了黑名单。蒋介石严令戴笠“格杀勿论”。于是军统派出了很多特工人员，他们暗杀、绑架、放毒气、施出了特工的全套本领。

而这同时日本特务梅机关，为了拼凑这个政权也派出了大量特工，他们刺杀了吴佩孚、刀劈了唐绍仪，也在行动。

南京的政权也收集了李士群，丁默庵地痞吴士宝，建立了臭名昭著的76号，除暗杀进步人士外。并进剿国民党军统。这样日本、国民党，汪伪政权的特工就纷纷亮相登台、演出了一场各为其主的特工战。其目的是为了控制这个政权。

本书忠于历史，以纪实手法再现了特工战惊心动魄的地下战争，集惊险狡诈，狠毒为一体，表现了日本、国民党、汪记政权三方特工的你死我活争斗和青红帮组织的介入的一场阴谋龙虎斗。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特殊斗争小说。

目 录

- 第一章 汪精卫重庆走人，政治玩童永入歧途…… (1)
- 第二章 戴笠河内追杀，温柔乡中曾仲鸣成替死鬼
…… (17)
- 第三章 摇头摆尾，汪精卫赴日求施舍；群犬分骨，南北
汉奸合流 …… (38)
- 第四章 晚节不保谋出山，唐绍仪血溅五步，暮年写一个
“人”，吴佩孚昂首。 …… (52)
- 第五章 军统内讧，大汉奸陈棣；夜登鬼录，算珠错拨；
时为上海漕市长绝命。 …… (69)
- 第六章 汪记《中日密约》曝光，震撼世界，汪精卫
如丧妣妣 …… (92)
- 第七章 傀儡两手空空穷，粉墨登场，林森下令
通缉汪精卫…… (108)
- 第八章 汪精卫坦言：“共党头子毛泽东说得对，枪杆子
里面才能出政权。” …… (120)
- 第九章 饿狗扑食，李士群设计谋夺伪江苏省长；政治是
儿戏不是戏儿，苏北行营腰斩江苏省…… (141)
- 第十章 昨日杀父仇敌，今日难兄难弟，溥仪和
汪精卫相见欢…… (168)

第十一章	恶名昭著，李士群合谋毒死吴世宝；尾大不掉，日本人设计毒死李士群 ……………	(186)
第十二章	奉命腐化，唐生明奉蒋介石令公然回沪；藉断丝连，蒋汪“全资”对日妥协……………	(215)
第十三章	瓷像粉碎，汪精卫痛死却入土难安；情天恨海，陈璧君拴不住“四歌”的心。 ……	(256)
第十四章	周佛海身边的军统少将……………	(277)
第十五章	图东山再起，大汉奸秘逃日本；见大势去矣，陈公博刑场毙命。……………	(292)
第十六章	张爱玲悔嫁胡兰成，陈璧君被囚终身 ……………	(314)
第十七章	周佛海指望再度风云，蒋先生说对不起 ……………	(345)
结束语：	汪精卫为蒋介石背黑锅？……………	(362)

第一章

汪精卫重庆走人， 政治玩童永入歧途

1 蒋介石一打盹，“政治玩童”汪精卫登上了去昆明的飞机。不明底细的空军司令周至柔亲自为汪作飞行表演，把汪精卫吓出一身冷汗。“云南王”龙云送汪精卫飞河内，汪精卫便向蒋介石道“拜拜”！

1938年12月18日早晨，著名的雾都重庆还笼罩在一片大雾之中。原军统天津站站长，现珊瑚坝机场处处长陈恭澍正在作例行巡视。

机场正中起跑线上，机械师刚检查完一架美制四引擎飞机，这架飞机是上午九时飞昆明的客机。

陈恭澍机械地巡视了一圈，向候机室走去。

这时，一辆美制中吉普车风一般驶进机场，“嘎！”地停在候机楼前。

车门开处，陈恭澍眼一亮，猛吃一惊！车上下来的是陈璧君！接着下来的是汪精卫心腹秘书曾仲鸣，还有陈璧君的大女儿汪文惺，未婚女婿何文杰。

陈恭澍看看腕上手表，刚八点半。显然，陈璧君一行是乘九点的飞机去昆明。这其中有些什么地方不对劲！陈恭澍想，像陈璧君这样的人物去昆明，应该乘专机，怎么混进一般人中坐这种客机？但陈恭澍不敢打听，也不敢上前询问。

开始登机了，候机楼里的旅客源源而下。陈璧君有些着急起来。她看看腕上金表，站起来，走到窗前。

“怎么办？”汪文惺走到母亲身边，低声问。陈璧君转身朝曾仲鸣招了招手。“仲鸣！”陈璧君对走到她跟前的心腹秘书说，“我看你去找这架飞机的机长，就跟他说，汪主席要乘这架飞机去昆明。现汪主席未来，飞机不能起飞。汪主席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飞。”

“这样好吗？”曾仲鸣面有难色。

“只有这样了！”陈璧君话刚说完，只见一位气宇轩昂的中年军人健步而来。“汪夫人好！”他说着，“啪！”地立正，敬了个军礼。陈璧君闻声调头一看，惊得眼睛都睁大了。来人是空军总司令周至柔，黄埔军校毕业，是蒋介石的心腹。

“啊，是周总司令！”陈璧君强装笑脸，对身边的曾仲鸣说，“那就请周总司令下命令，要这架飞机推迟起飞。”

“汪夫人要去哪里？”周至柔感到莫名其妙。

“我要乘这班飞机去昆明。”陈璧君用手指了指停机坪正中那架飞机。

“怎么不先打声招呼？”周至柔说，“也好为汪夫人调一架专机。”

陈璧君摇了摇头，“抗战时期嘛，一切应该从简。周总司

令要去哪里？”

“也乘这班客机去昆明！”

“怎么不乘专机？”

“顺便了。”周至柔轻轻松松地说：“也没有什么要紧事。我是去那边检查防空情况的。”

“我去昆明也没有要紧事情。”陈璧君说，“志盘（龙云）将军多次盛情邀我去昆明。这段时间重庆气候糟糕极了，又冷又阴又潮，我很感冒了一段时间，脚关节也有些痛。昆明四季如春，听说这几天气候特别好。因而昨晚上同志盘将军通了电话。这不，我这就带文愷他们一起去昆明玩玩。”周至柔知道她同龙云的关系很好，“汪夫人没有带行李？”

“没有带行李。”陈璧君正要罗嗦，周至柔把手一比，说：“那就请汪夫人登机吧！”

“汪主席还未来！”

“谁——？”周至柔吃惊非浅，一双眼睛在眼镜后瞪得大大的。显然，他满脸的吃惊转为了疑问。正在这时，一辆“林肯”牌高级轿车风驰电掣而来，停在候机楼前。车门开处，下来的是西装革履、仪表轩昂的汪精卫。汪精卫刚上候机楼，周至柔跑步上前，“啪！”地立正，敬了个军礼，“汪主席好！”汪精卫稍稍一怔，表面上镇静，实则内心紧张。突然见空军司令站在面前，差点吓个半死。陈璧君赶紧上前，解释道，“巧得很，周总司令要去昆明检查防空情况，同我们一路。”

“好，好！”汪精卫强作镇静，上前同周至柔握了握手。在陈璧君等人簇拥下，下了候机楼，步入停机坪，上了飞机。

飞机飞起来了。坐在舷窗前的汪精卫因有周至柔坐在背后，觉得如芒刺在背，忐忑不安。昨天晚上，他弄清楚今天上午，蒋介石一早去中执委办公厅对年轻的中央委员们训话后，

就要飞离重庆去陕西武功主持军事会议。他当机立断：由珊瑚坝机场逃离重庆！

晨8时，当陈璧君一行驱车离开上清寺去珊瑚坝机场时，他已稳稳端坐中执委办公厅主席台上。蒋介石正在对坐在礼堂里的年轻中央委员们训话。汪精卫起眼一看，主席台上为老蒋捧场的只有寥寥几人。除了他，还有大本营秘书长张群和陈布雷。连王宠惠、孔祥熙这样的人都未来。礼堂里倒是座无虚席。蒋介石老调重弹。

算算时间，他喝了口茶，把杯子留在座位上，假装出去解手。在场上碰见张群，他说他有事要先走一步……说完赶紧上了他那辆“林肯”牌高级轿车，直奔珊瑚坝机场……

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满以为今天哄过了老蒋，逃出了重庆，没想到结果还是中了老蒋的计，周至柔就坐在身后，监视着自己……想到这里，汪精卫不寒而栗，冷汗淋漓。

“汪主席！”周至柔上前来问：“你脸色不好，汗也出得厉害。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

“是有些不舒服。”汪精卫皱起眉，故意做出一副痛苦的样子，“我背上的枪伤又发作了，隐隐作痛……”陈璧君掏出手绢给他脸上揩汗时，周至柔说出一番话来，更让汪精卫、陈璧君如闻晴天霹雳：“这架飞机开得是不太平稳。这个驾驶员的技术不行，让我来开。”说着就要向前舱驾驶室走去。

“别，别！”汪精卫说着情不自禁站起身来，似要伸手拉着空军总司令。

“汪主席放心！”周至柔说：“我飞行技术很好。再说，元首出巡，我空军司令替元首驾机服伺也是应该的！”说着，大步向前舱驾驶室走去。

汪精卫神情更加紧张，曾仲鸣写纸条递汪，说：“密切注

意，如转变航向，由连轩把周击毙，由曾对付周的卫士……”正当汪精卫一伙忐忑不安之际，周至柔过足了驾驶瘾，从驾驶室回到了机舱座位，汪精卫才松了口气。

下午1时，飞机在昆明机场徐徐降落。

汪精卫到昆明后，做贼心虚，害怕事情暴露，于是佯称“因飞机颠簸太甚，脉搏时有间歇”，身体不舒，拒不见客，只与龙云作了数小时密谈，把他的叛逃计划告诉了龙云。

汪：“好了，我现在把全盘经过透底告诉了你。你如果不同意，可以马上打电话通知蒋先生并把我扣留，那你可以立功。”

龙：“汪先生说哪里的话，我完全赞同。但一旦中日和谈彻底实现，以你为首的中央政府设在哪里？”

汪：“和谈实现了，我拥老蒋继续主政。中央政府设在那里，由他决定吧！万一日本方面不同意，我也只好勉为其难。依愚见，政府不能设在日军占领区，因为那样做，国人会骂我的政府是汉奸政府。也不能设在河内，我不愿意当流亡政府的首脑。一旦和谈实现，相信日本会把南京还给我们的，以南京为首都最理想。”

龙：“只是有一点，日本要两年之内撤兵，时间太长了一点，最好改为一年。”

汪：“改为一年之内撤兵的意见很好，将来试试交涉看。如你同意，请替我定飞机，明天就飞河内。”

龙：“定机的事包在我身上，由省政府出面包一架飞机，明天我亲自恭送。”

龙云请汪等在昆明多留几日，但汪怕夜长梦多，要求龙云尽快设法为他包机外逃，龙云派其卫队长李鸿谟向欧亚航空公司包租一架去河内的飞机。

19日上午，汪精卫召见周佛海时，说龙云已联系好飞机，下午即可起飞。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人立刻讨论是乘飞机还是乘火车。他们反复讨论，认为“乘机较快，而有危险，乘车安全，而需坐候两日。机坎？车坎？20分钟内变化七次，……最后冒险乘机。”

下午2时半，龙云亲自送他们赴机场。飞机3点15分起飞，5时半到达河内。

同机叛逃的，除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外，还有陶希圣、汪的亲信秘书曾仲鸣、陈璧君的弟弟陈君慧及侄儿陈国琦、陈常焘、汪的长女汪文惺、女婿何文杰和副官等，共计10余人。

为了制造假象，汪在起飞前，打电报给蒋介石，佯称：赴昆明时“飞机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行返渝。”陈公博因天气不好，迟至21日才经昆明到河内。

汪精卫到河内后，先住朱培德夫人寓所，后移居“丹岛”避暑地，以后认为不安全，又迁居高郎街27号。

从重庆到昆明再到河内，被称为“政治玩童”的汪精卫，终于永远入了歧途。而他又是怎样跨出这一步的呢？

2 通过高宗武，梅思平的“工作”，被日本枪炮吓破了胆的汪精卫和日本人搭上了关系。日本人要钓汪精卫这条“鱼”，汪精卫要借日本人的力量做“鸡头”。

抗战开始后不久，以汪精卫为“中心”的一部分主张亲日反共的分子，以南京西流湾八号周佛海的私宅为据点，组织了一个所谓“低调俱乐部”。参加的有周佛海、胡适、熊式辉、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等人。

1938年3月，汪精卫等人的“低调俱乐部”在汉口正式成立了一个灰色的文化团体——“艺文研究会”。由周佛海任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任研究总干事，总部设在汉口并在广州、长沙、西安、重庆、香港等处设立分会。其宗旨为“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抗共产党的笼罩”；“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

汪精卫利用这个团体，通过付给高稿酬、送津贴等办法，收买拉拢一些反共的知识分子和无知失业青年，“越是强调反共的人，拿钱就更多些”。

汪精卫还派其亲信林柏生赴香港，开设“国际编译社”，创办“蔚兰书店”；又派梅思平主编《国际丛书》，樊仲去主编《国际周报》，朱朴之主编《国际通讯》（人称“四大金刚”）。

一时间，“许多人猥集于两间小屋之中，踉踉跄跄，极为热闹”。

这些刊物成为“低调俱乐部”的喉舌，这些人物也成了汪精卫后来叛国投敌的班底。

“艺文研究会”成立后，他们在演奏“亡国率”低调的主旋律的同时，又配上了所谓“科学和理性”的和声。他们把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诬蔑为忽视科学的重要和对科学抱错误见解，是一种缺乏理性的感情冲动，表现为一哄而起的行为。

因而，他们“要大家根据理性，运用科学，去认清事实，不可为盲目的感情所驱使。”

1938年3月，汪精卫派高宗武向日本南满铁路公司南京事务所长西义显、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局长松本重治等日本半官方人士介绍了“低调俱乐部”的情况，说他们已经形成了国民党内的“主和派”，并且将“逐渐占有势力”。这使得日方“颇感兴趣”，为以后日本政府选定这位“低调俱乐部主任”出来当主要“对手”，创设了必要前提。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迫于人民的抗日压力，与共产党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议，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作了比较积极的抵抗。作为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对蒋介石的联共抗日政策非常不满，他直接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妄图阻止抗日，实现中日“和平”，“共同防共”。

1938年2月，为了进行“和平工作”，汪精卫与周佛海密议，在汉口成立了一个以搜集日本情报为主的机构——“日本问题研究会”，由高宗武任主任，其宗旨为“策进和平运动”。

1938年7月以后，随着战争的发展，日本企图从长期战争的泥潭中脱身，因此迫切希望在年内“解决战争目的”。他们对蒋介石的对日政策日益不满，甚至公开抨击蒋介石，决定用汪精卫取代蒋介石。这是日本诱降政策的一个转折点，而高宗武的秘密访日，标志着这个转折点的开始。

7月5日，高宗武在周佛海的支持下，背着蒋介石潜入日本，“暗中努力”争取降日。高宗武当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是一个亲日的投降主义分子。1932年，他从日本留学归国后，不久便进入外交部。在汪精卫兼任外交部长任内，他由日本问题研究专员，很快被提拔为亚洲司司长，负责研究对日本关系及担任与日本谈判的任务，和日本外交及特务机关有密切关系。

高宗武在东京期间，先后会见了日本首相近卫，陆军大臣

板垣征四郎，外相有田八郎，参谋长多田骏以及军部谋略课长影佐祯昭，中国班长今井武夫诸人。

经过多次会谈，双方认定：“为促使今后日华间的和平，必须寻找蒋介石以外的人。但是，除汪精卫氏以外，难以找到其他人。”

板垣写亲笔信托高代交汪精卫，希望他“出马”。

7月12日，日本政府五相会议通过了《适应时局对中国的谋略》，规定“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的方针，提出“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制定了“逼蒋下台，扶汪上台”的政策。

高宗武带了“日本方面希望汪兆铭出马的意向”，经大连、上海到香港后，于7月22日派周隆庠回汉口，把去日本的经过报告交给了周佛海，周把情况转告了汪精卫。汪精卫对主子的“器重”感激涕零，受宠若惊，终于秘密策划起和平计划。

高宗武回香港后肺病复发，汪精卫就叫国民党立法委员梅思平继续与日勾搭。8月底至9月初，梅思平在香港与日方代表松本重治秘密会谈了五次，再次确定了“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领袖”的方案。

此后，汪精卫便紧锣密鼓地进行反对抗战，公开投敌的“和平运动”。

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了“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后，谈判渠道断绝，中日双方实际上处于交战状态。汪精卫则更加紧了其卖国活动。

1938年10月11日，汪精卫在重庆接见海通社记者时说：“中国在抵抗侵略之际，同时并未关闭第三国调停之门。愿以“日本和平提议”“为讨论之基础”，“吾人可接受之”。同时，

他还多次撰文，诬蔑抗战是“消耗民力”，把“一切物资烧光”，把“一切人的生命杀完”，将“大家都变成大贫”。“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现在我们已无路可退，再退只有退西北，我们结果必为共产党的俘虏”。

日本政府为了策应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于11月2日由近卫发表第二次对华政策声明，宣称：日本所希望中国的是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改变了第一次声明中的“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方针，是为其以后扶植汪记国民政府留下余地。近卫的所谓“更换人事组织”，就是要蒋介石下野，以汪精卫取代蒋介石的地位，公开宣布了“逼蒋下台，扶汪上台”的政策。

近卫第二次对华政策声明发表后不久，梅思平、高宗武带着翻译周隆庠分别乘坐法轮“道尔曼号”和意大利轮“戈善物亚号”赴上海，于12、13两日抵达沪港。他们先后被接到重光堂与日方的今井武夫、伊藤芳男举行预备会议。重光堂，当时的中国人叫它梅花堂，是坐落在虹口公园附近的东体育会路七号的一幢二层楼西式住宅。从12日晚至14日晚，日汪双方在此进行了一笔肮脏的政治交易。

这次谈判的主要内容，是讨论汪精卫投敌的“和平”条件和他出逃重庆的具体步骤。梅思平首先谈了汪精卫的主张。汪表示为建立“东亚新秩序”，可以保证日方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所享有的特权。接着，今井武夫提出双方应就具体方案进行商榷。日方提出：要缔结日华防共协定；承认伪满洲国；承认内蒙作为防共特殊地区，允许日军驻扎；承认日本人在中国国内有居住、营业的自由；承认日本对华北资源有利用和开发的优先权；并要求补偿因事变而造成的日本

在华侨民之损失。

对此卖国条件，高、梅向日方提出了几点“希望”：要求日本规定内蒙驻军的期限，并到期撤退；要求明确内蒙以外的日军在解决“和平”条件后立即开始撤退，并在规定期内撤完；要求日本同意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在华租界。这些所谓的“希望”和“要求”，等于是为虎谋皮，日方代表不肯同意，双方激烈争论达6小时，日方才同意将上述汪方“希望”作为“暂行解决的条件”记录在案。

在会谈中，高宗武、梅思平为了实现汪伪“新中央政府”的“一统天下”，要求“中国政府”重建时，日本解散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以梁鸿志为首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让两个政府中的“善良者”到汪伪“新政府”中任职。这触犯了日本对中国沦陷区实行“分治合作”、“广泛的自治权”的既定方针。今井表示“不能考虑约定将其取消”。争论结果，决定等以后由汪精卫与王克敏、梁鸿志进行协商，在汪精卫政府成立后，由“临时”、“维新”政府发表自行解散声明，这一争论才暂告一个段落。

在上述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后，高宗武、梅思平亮出了汪精卫事前拟定的所谓“中国方面的行动计划”，今井表示同意。

第一 发动

一、日华代表间如达成协议，日本政府确定解决和平条件，通过中国方面的联络人通知在重庆的汪精卫。

二、汪精卫在接到上述通知的一两天后，与陈公博、陶希圣等干部同人寻找借口前往昆明，同时梅思平也携带与日本方面接洽的结果情况，自上海经香港到达昆明。